

# 构式语法理论视角下日语留学生“把”字句式的习得情况研究

赵苑辰

苏州大学文学院

DOI:10.12238/mef.v8i11.14799

**[摘要]** “把”字句的语义特征是汉语学习者理解“把”字句的重要语言点。本文以构式语法为理论基础,从“把”字句的语义类型出发,基于日语留学生的汉语中介语语料讨论了“把”字句式的习得情况。将“把”字句分为表示位置的移动或关系的转移、表示事物变化产生的结果和状态、表示处置的实施、表示将某确定事物等同为另一事物、表示一种情态5类,分析留学生语料的误用、补语遗漏和状语错序等偏误,相应给出了对日语母语者汉语教学的意见。

**[关键词]** “把”字句; 日语留学生; 构式语法; 对外汉语教学; 偏误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23.36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ba" sentence structure by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grammar theory

Yuanchen Z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put’ sentences are important language points for Chinese learners to understand ‘put’ sentenc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ve gramma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quisition of ‘put’ sentences from the semantic types of ‘put’ sentences, based on a corpus of Chinese intermediary language of Japanese language students. The ‘put’ clauses are classified into five categories, namely, to indicate the movement of position or transfer of relationship, to indicate the result and state of change of something, to indic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sposition, to indicate the equivalence of one definite thing to another, and to indicate a kind of mood, and then we analyse the misuse of the foreign students' corpus, omission of complements, and misordering of gerunds, and accordingly give our comments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native Japanese speakers. We also give opinions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native Japanese speakers accordingly.

**[Key words]** ‘put’ sentence; Japanese students; Constructive gramma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rror analysis

## 引言

“把”字句是汉语独有的特殊句式,一直以来都是外国汉语教学的重难点之一。“把”字句有多种具体句式结构,且存在一些庞杂少见的特殊用法,使用时具有复杂的限制条件,在其他语言中也找不到对应的结构形式,因而在“把”字句的教学上依然没有确立有效且正确的方法。较早以前的“把”字句教学多偏重句法结构的描写,注重学生对句子形式的把握,这不仅会僵化学生的句式表达,学生也难以应对真实汉语环境中“把”字句的一些特殊用法。近年来,“把”字句的语义特征越来越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

而由Fillmore(1990)以及Goldberg(1995)等人提出的构式语法理论正与“把”字句的语义研究不谋而合。构式语法理论认为抽象的句式本身也具有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也就是说,一个

句子的意义不能只从构成成分及其关系的意义进行简单推理,还要考虑决定句子形式的句式本身的意义。句式的语义特征会影响句子的意义,正因如此,母语者们会根据意义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句式。那么只要汉语学习者理解并系统掌握“把”字句中各类句式的语义特征,就能够根据意义的变化灵活使用“把”字句式。

日语留学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对象之一。本文中的日语留学生皆以日语为母语,而日语则是典型的“SOV”语言,日语母语者习惯宾语在动词前,这与“把”字句形式上“宾语前置”的特点相类似,研究日语留学生习得汉语“把”字句的情况也能够一定程度地反映日语母语者学习汉语的认知特点。

目前有关日语母语者对各类“把”字句式的习得情况的研究较少,程乐乐(2006)整理已有“把”字句式分类研究,针对十

种句式对日语留学生的习得情况进行了调查，在分析数据时虽提及了部分句式的语法意义，但在得出结论和给出对策时主要还是以十种句式结构本身为主，未能从语义角度汇总各句式进行研究。本文以构式语法为主要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总结前人对“把”字句式语义类型的研究，从语义特征的“把”字句式出发，以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为语料来源，对检索所得的问题语料进行偏误分析，统计各类“把”字句式的错误率及总体占比，展现日语留学生对不同语义类型的“把”字句式的习得情况。

## 1 “把”字句的语义类型

有关“把”字句各句式的语义特征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根据以上对前人理论的总结和分析，本文将对外汉语教学时“把”字句的语义类型确定为以下5类8式：

1.1 表示位置的移动或关系的转移

句式：S+把+N1+V在/到/给/向/入+N2

1.2 表示事物变化产生的结果和状态

句式1：S+把+N+V+RC (RC是结果补语，结构形式为：V+V/A)

句式2：S+把+N+V+(RC)+来/去(“来”和“去”属于简单趋向补语)

句式3：S+把+N+V+MC (MC是情态补语，结构形式为：得+AP)

句式4：S+把+N+V+O (N为直接宾语，O为间接宾语)

1.3 表示处置的实施

句式：S+把+N+VP (V具有“施动性”)

1.4 表示将某确定事物等同为另一事物

句式：S+把+N1+V+成/作+N2

1.5 表示一种情态

句式：S+把+N(施事)+V(情绪动词)+其他

## 2 含“把”字句语料的计量分析

### 2.1 语料概貌

本文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共抽取到167条含“把”字句的日语母语者中介语熟语料，其中有82条为问题语料，占日语母语者“把”字句总语料的50.90%。经统计，抽取到的语料都来自汉语学习者的作文，因而语料性质偏向书面化。截取语料中“把”字句部分后，对其中的主语(S)、宾语(N)、动词(V)以及其他成分包括间接宾语、介词短语、补语等进行了标注和提取，同时对语料的偏误进行初步判断，筛选出不是在“把”字句上出错而是句子的其他成分使用不当的语料，最终真正在“把”字句式的使用上有问题的语料有73条。筛选出的9条非“把”字句偏误的语料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错别字、语序错乱以及母语直译导致的表达不畅、用词不当等，另外，还有在别的句式中错用“把”字为动词的情况，下文不做详细讨论。

### 2.2 偏误问题的统计分析

经过对语料问题的初步判断，各语义类型的问题语料占比分布如图1所示。表行动实施的“把”字句占据了全部问题语料的一半以上，表事物变化的结果和状态的“把”字句也占据了三分之一。根据吕文华(1994)对各语义类型的“把”字句使用频率的统计，表位置或关系转移和表事物变化后的结果状态的

“把”字句最为常用，占据了所有“把”字句的70%以上，结合问题语料数据情况，表位置或关系转移的“把”字句是较为基础的“把”字句式，错误率最小，而表行为实施的“把”字句错误率最高。本次抽取到的语料中没有语料包含上述第五种语义类型的“把”字句，这也是由于此类“把”字句多见于口语中，且在汉语母语者中使用频率也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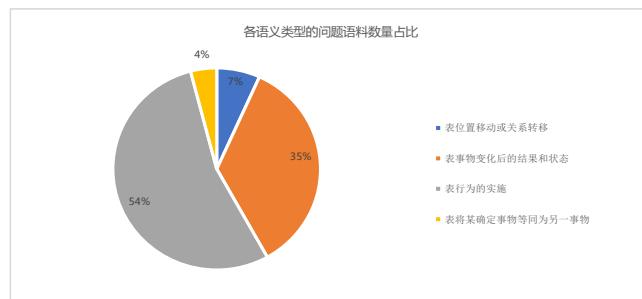


图 1

### 2.3 各语义类型“把”字句的偏误分析

本节以日本留学生在各语义类型“把”字句上产生的错误为分析对象，从偏误分析理论角度主要讨论了两类“把”字句的偏误类型和出现偏误的原因。

2.3.1 表处置实施的“把”字句。该类“把”字句出现的主要偏误是句式误用。这一偏误是指从句法结构和词类上来看不符合“把”字句使用条件，而误用了“把”字句。而因为此类偏误句中几乎都使用了施动性动词，因而将其归为表处置实施的“把”字句偏误。这也是该类“把”字句问题语料最大的最大原因。

从误用的形式特征上来看，本次统计到句式误用的问题语句中都含有不能用于“把”字句的动词。“把”字句使用的动词本身就具有一定限制，从语法分布上说，动词必须要能接宾语，从配价语法角度来看，动词不能为一价动词；从语义特征上说，动词应具有处置义和施动性，即动词在语义上表示正在对某事物主动实施一种处置。据统计，有约48%的问题语句中使用的动词可以接宾语，但不具有处置义，如“你临睡前不要把手机玩儿”、“时间过得很快我把生活越来越习惯”、“他把我的错都原谅”等。

出现此类偏误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留学生母语的影响：日语属于从基本句式上看属于“S-O-V”型语言，也就是说日语使用中大多数情况下是宾语在前，动词在后，而汉语属于“S-V-O”型语言，“把”字句是汉语中一种将宾语提前的特殊句式，而这种句式正好和日语母语者的表达习惯相契合，因而在汉语表达留学生中也习惯于使用“把”字句代替汉语常用的主谓宾语序，将宾语放在前面。所以这也说明很多留学生的汉语表达，是基于母语腹稿直译而得的，还不排除为了回避使用主谓宾语序带来的错误而坚持采用汉语语法允许范围内的宾语在前的“把”字句结构。二是留学生接受的汉语教学顺序的影响：在汉语中，能将宾语提前的介词并不只有“把”，但留学生却在众多句子结构中为了保持和母语语序的一致使用了“把”字句式，

说明“把”字句式是留学生较早学习到的一种汉语特殊句式，但由于没有对“把”字句的句法和语义限制有明确的认识而造成了泛化的现象，导致了此类偏误的大量产生。

2.3.2表事物变化后结果和状态的“把”字句。该类“把”字句在语法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动词后必然要有后接的补语或间接宾语，统计到的偏误有以下两种：

(1) 补语遗漏。这是指在表事物变化后结果和状态的“把”字句式中遗漏了必要的补语成分而造成的偏误。该类偏误语料示例如下：

a. 你要把洋葱的皮剥，沿它纤维切一半，然后断绝着纤维切的薄。

b. 他想只要把苗拔一点，稻苗的生长可以快一点。

例a的“把”字句的语义是要将洋葱的皮剥下来，表示改变具体事物的状态，动词“剥”后面必须要有结果补语“掉”或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的组合成分“下来”等，以表示事物改变后的状态。

例b的“把”字句缺少了必要的情态补语，表示动词“拔”实施在“稻苗”上被改变后的状态。在动词“拔”和程度补语“一点”之间缺失了助词“得”和关键的形容词“高”，而程度补语“一点”则是用来修饰这一形容词的。正确的表述为：把苗拔得高一点。

补语遗漏偏误的产生体现了留学生对常用作补语成分的语义上较接近虚词的语言形式较为陌生，不懂得如何使用，同时也可以猜测对该类“把”字句的教学常常在补语教学之前，学生往往泛化地使用“把”字句，而不了解“把”字句结构形式内部的具体词类的使用。

(2) 状语错序。状语错序专指修饰“把”字句中动词的状语语序位置错乱而形成的偏误。具体偏误举例如下：

a. 我把火车票还没订好，也没有决定住宿。

b. 我们把这些材料一起和好，然后用专用的铁板焙。

例a中“把”字句的主干部分是“把火车票订好”，“还没”是动词“订”的状语，起修饰作用。在“把”字句中这类状语一般放在“把”字句之前，从语义上来看，动词是“把”字句的语义中心，“还没”的语义既指向动词“订”，也可以看作指向整个“把”字句的语义内容。因此，例a应改为：我还没把火车票订好。

但例b中的状语“一起”状况有所不同。它既可以出现在“把”字句的前面，也可以就紧邻动词“和”出现，而且两种语序形成的“把”字句的语义不同。“我们一起把这些材料和好”中“一起”的语义指向“我们”，表示我们几个一块将材料这件事做好，而“我们把这些材料一起和好”中“一起”指向“材料”，表示我们要把所有这些材料放在一块和好。两个语例虽都属于状语错序偏误，但在状语成分的性质上不同。“还没”具有副词性质，只能与动词聚合作状语，但“一起”不仅可以作动词的状语，还可以修饰名词，表示范围。因此，要准确避免这类偏误，就要对汉语中能作状语的各语言形式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结构有清

晰的了解，要求较高。

状语错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学生对修饰动词的状语的位置存在认识误区。部分留学生对状语和动词的位置关系存在僵化的认识，只知副词在动词前作状语，而不了解状语作为独立成分也可以根据句式结构灵活地进行调整。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较早学习“把”字句的弊端。

### 3 结语

本文以构式语法为理论基础，将“把”字句看作一个构式，从各“把”字句式表示的语法意义上将“把”字句分成5类，罗列了各语义类型“把”字句的语法结构，为“把”字句的教学提供新的视角。基于总结出的语义类型，研究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检索出73条有效的“把”字句问题语料，针对问题语料数量最多的两类“把”字句进行了偏误分析，主要出现了误用、补语遗漏和状语错序等偏误问题。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发现，日语留学生在“把”字句使用时受母语常用语序影响较大，同时对汉语各词类的认识不足，建议在教学上：(1)向学生指出母语和汉语在常用语序上的本质区别，强调“把”字句语序的特殊性；(2)强化学生对汉语语法成分的理解。

### 参考文献

- [1] 鲁健骥.外国大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01):49-64.
- [2] 胡文泽.也谈“把”字句的语法意义[J].语言研究,2005(02):21-28.
- [3] 张伯江.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J].语言研究,2000(1):28-40.
- [4] 郑杰.现代汉语“把”字句研究综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05):41-47.
- [5] 陆俭明.“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J].中国语文,2004(05):412-416+479.
- [6] 陆俭明.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No.49(01):142-151.
- [7] 吕文华.“把”字句的语义类型[J].汉语学习,1994(04):26-28.
- [8] 刘颂浩.论“把”字句运用中的回避现象及“把”字句的难点[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02):64-71.
- [9] 姜有顺.高级汉语二语学习者对谓语是动结式的“把”字句题元关系的习得[J].世界汉语教学,2020,34(02):245-259.
- [10] 晏代金.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把”字句研究述评[J].河西学院学报,2009,25(06):71-74.
- [11] 程乐乐.日本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考察与探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3):41-46.
- [12] 李宝贵.韩国留学生“把”字句偏误分析[J].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5):44-46.

### 作者简介：

赵苑辰(2003--),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字学)。